



正直女孩职场受宠记

掌握受宠秘诀，做有出息的职场人

庞芳◎著

谁说正直的人不吃香？

上海某大型国企人力资源总监的真实经历

她的成功比唐骏的更容易复制



YZLI0890108416

吃香才是硬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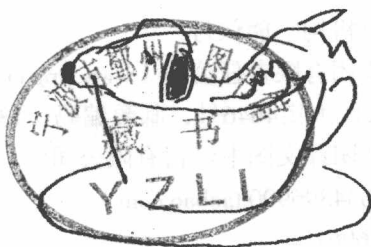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正直女孩职场受宠记

庞芳◎著



吃香才是硬道理！



YZLI08901084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直女孩职场受宠记 / 庞芳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11

ISBN 978-7-5463-7468-0

I. ①正… II. ①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7971号

正直女孩职场受宠记

Zhengzhi Nùhai Zhichang Shouchongji

出版策划: 刘 刚

项目统筹: 张岩峰 郝秋月

责任编辑: 王 媛 刘虹伯

责任校对: 薛丽丽

封面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熊仁丹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总 编 办: 0431-85656961

营 销 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吃香才是硬道理!

目录 CONTENTS

正直女孩职场受宠记

第一章 离开 / 001	第五章 受宠 / 141
第二章 转行 / 025	第六章 转身 / 175
第三章 选择 / 057	第七章 出发 / 219
第四章 前途 / 083	第八章 回归 / 247



第一章 离开 →

“童蒔，你就不能再考虑考虑了吗？咬咬牙，看谁能坚持到底，熬过去也就熬过去了。这不还有我陪着你一起煎熬嘛。”尤强看着窝在沙发里的童蒔，带着商量和恳求的口吻劝说道。因为他实在不愿意看见这位和自己一起久经考验、共同成长、情同哥们儿的好同事兼好朋友离开，只留下自己孤军奋战。

童蒔连眼都不抬，直勾勾地盯着在遥控下不停换着频道的电视，不屑地说：“谁能像你呀，都已经快修炼到阿香婆的境界了！咱不成啊，就是过不了‘熬’这关，怎么苦怎么累都行，就是不能熬，一熬，就成了糊糊，散了架，再也上不了台面了。”童蒔和油面筋（大家对尤强的谑称，因为尤强既有点面面的，又能屈能伸）混得太熟了，说话也就没有太多的顾忌，而且油面筋比童蒔大好几岁，很多时候童蒔也把油面筋当做哥哥一样看待，所以油面筋从来不跟她计较什么。再加上油面筋天生的一副好脾气，尤其能忍辱负重（虽然在童蒔看来，有时候这种表现应该叫“软弱”），就更不会因为童蒔心情不好时那毫无城府的冷嘲热讽而生气了。

油面筋接茬儿说道：“不能不能，这哪儿能呀，身经百战的童大记者怎么可能被熬到上不了台面呢，只能是越熬越香，越熬越醇！再说啦，您这要是一走，不正是合了某人的心意，让他诡计得逞嘛。而且没了你这个精神支柱，我还真是怕保不了咱这唯一的果实了，难道真让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攻占了所有的山头？”

童蒔抬头瞅了油面筋一眼，他小平头下面那张比以前微微发福却依然瘦得可怜的脸上闪烁着无比期待的眼神，透着掩饰不住的担心的笑容。童蒔一巴掌准确无误地拍在了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上，嘿嘿一笑：“我，对你绝对有信心，你绝对有耐心、有毅力、有胆识、有气魄保护好自己，一定能忍辱负重到完胜的时刻！”说完，又将眼睛转移到电视上，手指依然在遥控器上做着“手指操”。

油面筋一看这架势，知道今晚再多说也无益了，只好说：“唉，你还是再想想吧，别那么着急提出辞职，再等等，至少社长已经知道这事，让你继续留在编辑部了。你看，下午社长开完会回社里一知道这个结果，就马上勒令他必须把你留在编辑部，并说明天一早再重新宣布聘用结果，社长还是那么力挺你。我是碰巧在社长办公室门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紧赶着先来告诉你的，忍一时之气，没准儿就能海阔天空。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明天社里见啊。”说



罢便起身。

童蒔就像两眼长在电视上似的，一动没动，说了句：“不送，出去带上门。”油面筋也已经习惯了这句话，应了一声，直接带上门，走了。

听到带门的声音后，童蒔这才放下遥控器，将自己平放在沙发上，把一双眼睛从电视转移到天花板上，想着刚才油面筋说的那番话，尤其是他走之前说的那句话最惹她生气，就是那句“至少社长已经知道这事，让你继续留在编辑部了”。这是什么话呀，亏你油面筋还跟我是多年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居然还如此不了解我，我童蒔是那种靠“至少”和“忍”就会继续留下来的人吗？明天一早，就去辞职，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得直接向社长辞职，瞧都不瞧那“笑面虎”一眼！我就不信，这种人能在社里一直混下去，那还是真没天理了。但无论如何，我是等不了“天理”睁开眼的那一天啦。

脑袋里一过“笑面虎”这三个字，今天下午在社里发生的一幕一幕就腾地浮上心头，这叫童蒔平静了一整晚的心又开始翻江倒海了，越想越觉得憋屈，越想越觉得窝火。

笑面虎是空降到杂志社的新主编，原来的主编秦昀在老社长退休后成了继任者。到任第一天，笑面虎就惹得大家很不爽。本来就长得一副奸样儿，圆圆的脸上总是皮笑肉不笑，见面会上又唾沫飞溅地说了一堆官话套话；见了社长就点头哈腰露出奴颜婢膝的嘴脸，碰上下属就鼻孔朝天摆出不阴不阳的笑脸端起官架，迫切地树立自己的权威。散会后，大家回到编辑部，都觉得这个新主编有些不靠谱，媚上欺下是肯定的了，而且度量很小，脸上时刻挂着以显亲民的让人一瞅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阴冷笑容，横竖都不太像个男人。“整个就是一笑面虎”，一个编辑愤愤说道。大家扑哧一乐，觉得“笑面虎”的形象特别适合他。但是乐归乐，每个人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未来可预见的日子里大家都将不太过好。

事实也果然如此。

笑面虎上任后烧的三把火，全部与他着手排挤编辑部老员工的目的息息相关。要说他一点儿业务水平都没有，那也不公平，其实笑面虎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只是对这个杂志社的市场定位和读者需求把握得还不够准，稍加用心，以他的经验和能力应该能很快进入状态。只可惜，与秦昀这个女强人大大不同的是，笑面虎把绝大部分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人际关系、拉帮结派和树立权威上。

对于如何排挤杂志社老员工，笑面虎想尽了一切办法，还美其名曰“规范管理、吐故纳新、加强竞争意识、增强危机感”，有压力才有动力嘛。虽然秦昀对笑面虎的有些做法并不认同，但他毕竟是上面派来的，刚到杂志社，怎么着也得给予一定的支持，帮助他早日树立领导权威，更何况编辑部本来就归他管，做社长的，也不好太过干涉。

这样一来，笑面虎更是肆无忌惮了，反正秦昀一问起来，他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至于编辑部的这些人，笑面虎想，也不太可能会直接向社长打自己的小报告，毕竟自己的做法都冠冕堂皇、师出有名，而且社长早已不在其位，每天负责整个杂志社的运营已经让她忙得不可开交，也没工夫理这些抱怨和不满。

这第一把火就是引进新人。笑面虎来杂志社之前，是另外一家杂志社的主编，手底下有一些他笃定认为是自己的“贴心小棉袄”的记者和编辑。IQ 不低的笑面虎也深深知道，凭他的人品和作风很难在现在的社里受到老编辑们的拥护和爱戴。于是，假借杂志需要输入新的血液，以增加活力、拓展思维空间之名，他开始逐步把原来的部下一个一个往社里调。可是，编制是有限的，再怎么着也不能平白多出一倍人还干原来的那些活。再说了，就算编制允许，把自己的人全都调进来，那编辑部还不全都是自己人呀，老编辑们还是不服自己呀。所以，一定要在自己人进来的同时，把老编辑一个一个挤出去，这样的编辑部才算是自己的天下，而且原来的老部下还得感谢自己把他们调到一个更好的单位，待遇提高了不说，社会地位也跟着见涨，那还不更加地对自己忠心耿耿吗？笑面虎仅仅这么一想，就觉得未来的日子美得不行，大白天的，就做起了土皇帝的梦。

为了实现那个土皇帝的梦，笑面虎紧接着就烧起了第二把火，就是压老编辑的选题和稿子，一味地扶持新人。可别小看“压”这个行为，这对编辑来说可是个狠招。且不说编辑们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均与选题和发稿的多少成正比，单就压稿带来的精神上的打击就让不少老编辑郁闷得恨不得拿刀在笑面虎的脸上划拉几下，看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那时，编辑部每周一固定要开选题会。所谓选题会，就是每个编辑就自己所负责的版块提出近期打算做的主题和内容策划，目的就是打个提前量，尽早作准备。如果选题通过得多，那么就意味着你可做的内容就多，那也就间接意味着未来一期如果稿件质量不出问题的话，你的版面占得就多，你的版面占得越多，那么就意味着别人的版面在减少，那也就间接意味着未来一个月的工资你将会拿得比别人多。因为除了基本工资外，浮动部分就是单页版面费乘以版面数。笑面虎对此当然是门儿清了，他估计这招会让这些老编辑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怎么说选题和稿件的决定权和解释权都在自己这里，你们可以可着劲儿地报，我呢，也就象征性地通过几个，保证你们每个人都有版面就行了（他也知道，每期杂志的栏目版块是固定的，不可能突然消失不见）。

童蒔和油面筋他们对笑面虎的这套也是心知肚明，摆明了最后是要大家自动走人。不过，童蒔和油面筋除了负责每期杂志正刊的版块外，他们俩各自还是两份子刊的执行编辑，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形势下，笑面虎知道童蒔和油面筋是秦昀一手培养起来的左膀右臂，不能轻易动，否则也太不给社长面子了。至于其他人，笑面虎一点儿都没有手下留情。



正如笑面虎所料，老编辑们还真是有苦说不出，刚开始还在选题会上和笑面虎掰扯掰扯，摆事实讲道理，好歹也是资深编辑了，对市场和读者心理的把握怎么也比新来的几个人强吧。谁知，笑面虎已经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任凭你说破了嘴，他就是不采用你的选题，托词当然有很多，什么“已经过时啦”“目前尚不成熟呀”“政治敏感度比较高啊”“不符合当前大形势呀”“深度仍欠缺啦”，等等，听得你气不打一处来。更有甚者，笑面虎把上面布置下来的紧跟形势的选题全部交给自己人做。审稿的时候更是如此，老编辑的稿件通过率越来越低，被枪毙回来后，笑面虎往往用几个词就把他们打发了，比如“深度不够”“主题不突出”“架构太散”“文笔欠佳”。本来审稿的过程就是主编的一言堂，而且稿件质量的高低也就是主编自己的判断标准，如果主编刻意存私心，那就不可能公平。

到最后，老编辑们也皮了，知道形势已然不可逆转，也就不再据理力争了，除了童蔚和油面筋。油面筋从来就没有力争过，他一向的原则就是能忍则忍，所以笑面虎说啥就是啥，觉得犯不着跟这种人置气；童蔚则恰恰相反，她是一直不放弃力争的那一个，直到今天下午竞聘的事儿发生。

笑面虎的第二把火还真起了作用，把除了童蔚和油面筋以外的老编辑们全部排挤走了，大家又不是无处可去，何必在这儿受气。接下来，笑面虎着重对付的就是童蔚了，因为油面筋这个人对他的权威既没挑战也没威胁，如果油面筋愿意待着那就待着吧，笑面虎觉得这种性格的人也不会耍花样。于是，这第三把火就是在编辑部开展前所未有的竞聘上岗活动。

笑面虎打的旗号是：每个编辑负责的版块已经好几年没有变化了，这次全部重新竞聘，你要是觉得自己适合或喜欢，或者有足够多的资源负责哪个版块，就参加竞聘、陈述理由，这样也能重新焕发一下激情。城府不够深的善良的秦昀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觉得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也算是编辑部的一项改革。既然社长都支持了，其他人也没有理由反对。其实说白了，现在编辑部心存不满的人就剩下童蔚一个。虽然油面筋私底下也把笑面虎恨得牙痒痒，可是他从来不和笑面虎发生正面冲突。那些由笑面虎一手招进来的新编辑，尽管背地里对笑面虎也是多有不敬，对其为人也多有不齿，但表面上对他依然毕恭毕敬，谁叫自己是他的“贴身小棉袄”呢。

竞聘方案已定，就在今天下午进行。童蔚还是竞聘了自己原来负责的正刊版块和那份子刊，想着自己在这两个方面基本上很资深了，笑面虎也不会拿她怎么样的。竞聘结束后，笑面虎说下班前就公布竞聘结果。

童蔚回到了编辑部，坐在办公桌前发呆。想想笑面虎来了之后这段时间的遭遇，按照自己的性格早就忍无可忍了，但她对杂志社有种家一样的感觉，对社长秦昀有种知遇之恩的感激，这种感觉和感激钝化了她的那份傲气，让她一直支撑

到现在。

油面筋坐在一旁，看着童蒨在发呆，也不好过去打扰。他对自己倒不太担心，就是担心童蒨，他隐隐约约觉得笑面虎搞的这场竞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祈祷这次竞聘千万不要成为加在童蒨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真是那样，童蒨必走无疑，那自己在编辑部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了。

下班前，笑面虎一改往常的阴阳笑，满面春风地进了编辑部，宣布了下午的竞聘结果。他边念，童蒨边听，可越听越不是味儿，自己竞聘的正刊版面和子刊怎么都由新编辑负责了，那我干什么呀？再往下听，所有正刊版面和子刊都各有其主了，独独没听到自己的名字。这时候，童蒨才恍然大悟，原来笑面虎就是要借着竞聘把自己挤出编辑部啊！

没想到，笑面虎的用心如此险恶！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童蒨对自己说。其他老编辑都已经走光了，只剩下原主编的两个左膀右臂，这第三把火无论如何都与自己有关才对，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童蒨一边暗暗骂自己一头栽进了人家早已设好的陷阱，一边打定了主意——辞职。

笑面虎宣布完毕，看童蒨没吱声，就有点纳闷，原本他以为童蒨听完宣布后会像往常一样向他讨个说法，没想到她竟然一声不吭，这让他事先想好的一堆说辞顿时没了去处，憋得慌。

油面筋在一旁，心里干着急：坏了坏了，果然不出我所料，这当真成了童蒨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看来这个战友铁定留不住了。

笑面虎停顿了下——这让编辑部有个短暂的冷场，新编辑们也不敢出声，他们都明白笑面虎这次压根儿就是冲着童蒨来的——笑面虎重新整理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尽量做出一副万分理解却又无可奈何的表情，朝童蒨喊了一句：“童蒨啊，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众人的眼光倏地一下全部转移到了童蒨那里，等待着童蒨的回答或动作。只见童蒨头也没抬，边收拾包边回答：“不用了，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于是，众人的眼光倏地一下全部转移到了笑面虎身上，只见笑面虎干笑了几声，心想，自己那些早已准备好的成心恶心童蒨的话不能白白浪费了呀，谁叫你平时净跟我对着干，难道不知道我是睚眦必报的吗？就说道：“童蒨啊，你也不要太灰心，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呀，比如市场部、发行部现在都很缺人才，像你这样的人才如果能去这些部门，肯定能大展拳脚，帮他们开拓出大好形势的。要不，我去跟这些部门说说去？”

编辑部的空气霎时间凝固了。众人皆认为笑面虎这番话太损了，怎么说童蒨也是社里仅存的两大资深编辑之一啊。众人的目光这时又全都聚集在童蒨那里。童蒨就当没听见笑面虎那几句话一样，自顾自地收拾东西，收拾完毕后，拎上包，起身就朝门口走去，边走还边说：“油面筋，下班了还不走，等着人家给你



评劳模加奖金呢。”油面筋一听这话，赶紧应了声“哎，就来啦”，向被晾在那里的笑面虎打了个招呼，一溜烟跟着童蒔走了。

笑面虎心里老大不是滋味，童蒔的表现越发让他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她不走，肯定会不服自己的管，一定会给自己添乱子、惹麻烦，此人不除真是骨鲠在喉啊。笑面虎转念又一想，自己这一招还是挺灵的，依童蒔的性格，必走无疑，而且还会对她产生一定的打击。想到这里，笑面虎又觉得很有收获，对那些自始至终没出声的“贴心小棉袄”们挥了挥手：“下班了，都回家吧。”说罢，便扭头进了自己办公室。看着笑面虎的身影消失在编辑部，众人长舒了一口气，这一小会儿就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来气，还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上演了呢，没承想，童蒔居然那么镇定。得，赶紧走吧，离开这是非之地，出去透透新鲜空气。

笑面虎在办公室也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回家，正要出门，正好和开完会匆匆赶回社里的秦昀撞了个正脸儿。笑面虎立马堆上了一副谦卑的笑脸：“社长，都下班了还赶回来呀，真是辛苦您了，您看，您这儿有什么事可以让我替您分担分担的吗？我多加点儿班没事的，您可要保重身体，这社里大大小小的事可全都仗着您哪。”秦昀是个干实事的女强人，典型的吃软不吃硬，而且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更不斗心眼，如果论城府，在笑面虎这个教授级别的人面前最多算个小学生。要说她耳朵根子有点儿软，还喜欢听些奉承话，这也很正常，且不说当领导的了，一般人也同样不能免俗。

秦昀听了笑面虎嘟嘟囔囔的一通话，也笑着说：“大家都很辛苦啊。对了，我记得今天下午是编辑部的竞聘吧，结果怎样啊？”

“我正想着打电话向您汇报呢，没想到您直接回来了。”笑面虎跟着社长进了社长办公室，坐在了社长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

“那你现在直接说吧。”秦昀坐在老板椅上，喝了口水。

“是这样的，结果已经全部出来，下班前我也已经在编辑部宣布过了，基本上做到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专长，让他们做自己喜欢或感兴趣的版块。像杨杰，就负责《封面故事》专栏，一是他自己想做，二是我也觉得他适合做，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不仅具有很强的新闻敏感性，还能摸准读者的脉搏，知道他们想了解什么、想看什么，而且他的稿件组织能力很强，这样的重头版块交给他我还比较放心。”笑面虎按照在编辑部宣布的结果一个一个说给秦昀听，“尤强嘛，他是个资深编辑了，能力肯定不用说，他还是负责原来的内容，一是他很熟悉，二是这块相对来说比较专，如果换了别人，没有长时间的浸入，一时半会儿也进入不了状态，三是他自己也愿意接着做，所以他基本上没啥变化。”

秦昀一听，就觉着不太对劲，《封面故事》原来是童蒔负责的专栏呀，怎么变成杨杰的了？她相信童蒔肯定也竞聘了这个版块，她知道是她一步步把童蒔培养到这个专栏上的，童蒔热爱它也适合它，每期都倾注了自己大量的心血，童蒔

怎么会没竞聘上呢？还有那份子刊，就像童蒔的孩子一样，现在也由另外一个新来的编辑接手了，那童蒔到底负责什么内容，怎么没听到呢？

“那，童蒔呢？”秦昀劈头问道。

“哦，是这样的，童蒔落聘了。”笑面虎知道秦昀肯定要问到童蒔，虽然他也知道自己不聘童蒔的理由有些牵强，但毕竟编辑部用人一向都是由主编说了算，就算社长有什么意见，最多只能属于“仅供参考”的那一类。

“原因呢？”秦昀眉毛一挑，很有些的不悦。自从笑面虎担任主编以来，她耳朵里已经听到不少传闻。据说他已经把编辑部整得鸡飞狗跳，还从外面带了不少自己人，排挤老编辑，搞拉帮结派。说到已经离开杂志社的几个老编辑，其实秦昀心里不是很心疼，因为这几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老编辑们固有的顽疾，如思想僵化、热情降低、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等，自己在位的时候，不忍心让他们走，所以也就由着笑面虎折腾，觉得进来一些新鲜血液没准儿也是好事。可是，笑面虎这次居然拿童蒔开刀，这让秦昀很不高兴。童蒔对杂志社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业务能力不用说了，关键是童蒔做事很有激情，也很有正义感，这在记者行当能一直保持是很难得的。这段时间，秦昀也听到其他部门的人对这个新主编的不满，连最不愿意管别人闲事、最不愿意得罪人、最善于明哲保身的市场部经理老姜都在她跟前暗示过，笑面虎这个人做事不厚道，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她决定借这个机会杀杀他的嚣张气焰。

“原因嘛，肯定是有的。当然，童蒔的业务能力是不可否认的，她的勤奋和努力我也看到了，可是，”笑面虎顿了一下，其实这段说辞他早就想好了，他知道秦昀肯定会过问此事，如果编排一些童蒔的不是，估计秦昀也不会认可，所以他决定说出一个让秦昀很为难的理由，而且这个理由从表面上看也是事实，“这几个月以来，我觉得童蒔做的选题和稿件质量大大不如以前了，不知道是不是到了职业疲惫期，最重要的是童蒔总是当着编辑部同事的面跟我较真，对我的判断和决定有时还会无理取闹，在编辑们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也让我很难管理。编辑部上下不一心，杂志怎么可能办好呢？”笑面虎特地在“管理”和“办好”两个词上加了重音，“我觉得让她换个部门、换个环境，可能对她有好处，没准儿更能发挥她的潜力，我跟市场部老姜聊过，他就很希望童蒔能去他那儿。”

秦昀终于明白了笑面虎的用意，她想：“他就是觉得童蒔不好管，威胁到了他在编辑部的权威形象。我当主编那会儿，童蒔怎么不像这样？她确实是个较真的主儿，但从不无理取闹，你要是能够说服她的理由，她断不会再说什么的。不过，笑面虎说的也不是全没道理，虽然现在这种局面的造成肯定和笑面虎的为人脱不了干系，但他毕竟是主编，想树立自己的权威也无可厚非，而且他是上面派来的，总不能因为童蒔让他走人吧。扪心自问，要是有人天天这样跟自己顶着，估计自己心里也不会舒服。但是，就这样让童蒔离开编辑部，那不就等于逼



她离开杂志社吗？这可不行。”想到这里，秦昀拿定了主意：“我说啊，这件事上肯定有童蒔的不对，我想，可能是你们之间的沟通还不够。这样啊，我觉得还是让童蒔留在编辑部，明天一上班我就找她好好谈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嘛，你看怎么样？”

笑面虎一听这话，秦昀还是第一次对他在用人方面的决定提出意见，看来，这童蒔还真是不好动。既然社长都发话了，笑面虎也不好再坚持，就点头应允。笑面虎之所以没再坚持，是因为依他这几个月对童蒔的了解，他判断童蒔不会再回编辑部，搞不好就直接辞职走人了。不过，他转念一想，万一她学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偏偏回了编辑部，铁了心给我找不痛快，那可怎么办？算了，还是等到明天再说吧。

秦昀和笑面虎的这场谈话，让半路折回编辑部拿东西的油面筋碰巧听了个正着。于是，忙跑到童蒔家，告诉她别轻易放弃，让奸人得逞，一个字：忍！况且，咱还有社长这坚强后盾呢。

童蒔甩了甩头，不让自己再沉陷于下午那段不愉快的回忆里了，心想，还是琢磨琢磨明天辞职的事吧。一想到明天一早要找社长提辞职的事，童蒔心里还是有些不舍的。不管现在编辑部在笑面虎的折腾下变成了啥模样，不管最近笑面虎空降到社里担任新主编这一段时间以来自己受了多少委屈，她都对杂志社有种割舍不掉的情感，这里，毕竟是自己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毕竟是自己从一无所知的学生成长为资深记者的熔炉，毕竟是自己结识了很多朋友甚至知己的平台。而现任的社长、以前的主编——秦昀，更是自己在记者这条职业道路上的引路人和导师，对于自己的成长过程，秦昀曾用“脑勤、眼勤、手勤、脚勤”这八个字作了概括，并让大家学习她那份从不懈怠的主动和冲劲儿。虽然这与自己永不服输、永不言弃的性格不无关系，但是秦昀的指导、鼓励和支持也是动力之一——在她的宽容和悉心指导下，童蒔感受到了“天道酬勤”这个词中所蕴涵的因果关系，懂得了什么叫责任和信任；在她的挑剔和不苟言笑中，童蒔深刻理解了什么是严谨，什么是犀利，什么是穿透，什么是压力。

想到这里，往昔的一幕一幕都浮上了心头……

那会儿杂志社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增设了财经专栏，由秦昀亲自负责。开版的第一篇文章，秦昀就让当时在杂志社资历最浅、一直负责教育线从未接触过财经内容的童蒔来配合她的工作。大家都觉得秦昀的这个决定有点儿不太靠谱，连童蒔自己也心里打鼓觉得没啥底气，但既然主编已然指定自己了，那就得恶补财经知识，硬着头皮、迎着大家怀疑的目光死扛了。

秦昀选中的第一个选题是关于一匹近期在国内声名远播的“黑马”，这家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很快，销售额逐年递增，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而且这些问题对很多规模急速扩张的民营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秦昀一方面认为这个企业的老总不简单，另一方面觉得挖掘出存在的问题可以引起其他私企乃至整个市场的思考和关注，具有很大的新闻效应，它作为杂志社的开版专题应该很有卖点，能吸引不少眼球。更关键的是，其他媒体目前还没有有关这家企业的深入报道，主要是因为这位老总从来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也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连网络上搜到的他的照片都是偷拍到的，全部模糊不清。如果我们能做出这个选题，一定是拔了头筹。

一看到这个选题，童蒨的脑袋嗡地就大了，如此炙手可热的人物，那可是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啊，大家统统被拒之门外，凭啥我们就能破门而入呢？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是要人命嘛！秦昀读出了童蒨表情中蕴藏的“不可能”信息，脸色有些的不悦：“还没开始认真地想一想如何操作，怎么就认为不可能呢？如果抱着这个态度，那任何事都可以找出一堆无法完成的理由。别人用过的方法我们可以接着再用，如果不成功，我们还可以想出别人没想到的方法，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秦昀对童蒨简单说了她的思路和采访建议，童蒨立马记录下来，一字不落。

转头回去，童蒨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了所有关于这家企业和老总的报道，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不放过，熟悉了手头上的材料后，童蒨列出一个采访提纲，拨通了老总秘书的电话，丝毫不出意外地被拒绝了。接着，童蒨按照秦昀的建议开始动用自己的网络关系一个个查找曾经与这位老总共过事的人，如合作者、高管、下级、客户、供应商甚至是普通员工，在职和不在职的都要找，而且关系越近越好，共事时间越长越好，从而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来剖析此人。

没日没夜地忙了七八天，童蒨的第一篇财经报道终于出炉了。字斟句酌之后，童蒨觉得自己已经拿出了最高水平，才一半欢喜一半担忧地将文章交给了秦昀，然后在她对面，坐立不安地等着秦昀发话，虽然童蒨很希望这篇报道能得到秦昀的认可，让她觉得没有白白把这个重任交给自己，但童蒨也知道自己在痴心妄想，且别说这是自己的财经报道处女作，肯定有不少问题，单就秦昀的性格也不可能第一次就绿灯放行。

没多大会儿，秦昀头也不抬地问：“你提到这家企业是全民持股，那它的股权结构是怎样的，老总占多少，高管层占多少，普通员工又占多少？”

童蒨心里一紧，完了完了，看到的资料都说它全民持股，自己也就没再深入去想，因此采访提纲里根本没涉及股权结构问题。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回答说：“不知道。”

“那它去年的销售额中，国内和海外部分各占多少呢？”

童蒨一听，隐约记得有位已经辞职的高管提过，好像记在采访本上了，可惜当时觉得这个数据无关紧要，文章里也没有用到，自己只有个大概印象，“好像是80%和20%。”



“好像是？”秦昀的声音里含着不快，“这些重要数据难道你都记不住吗？还有，这家企业近五年来的净利润是多少？据我所知，虽然它的销售额逐年增加，但净利润却在逐年减少，这是什么原因呢？你分析过吗？”

“还没呢，净利润的数据我也不太清楚。”童蒔开始冒汗了，说话也没了底气，心里却在委屈地犯嘀咕：这些东西你从来都没有提到过，我怎么知道是需要的啊，我这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嘛！

“就算这些数据文章里用不到，你也要找到并牢记在心里，连这些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深入了解一个企业和一个做企业的人？你又怎么能让读者去读懂读透你写出来的人物呢？”秦昀的口气严厉了很多。

童蒔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极力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她觉得自己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在秦昀眼里根本一无是处，她觉得秦昀在问话的时候一定后悔让自己负责这个专题了，惭愧得她恨不得找个地缝立马钻进去。

“先把最基本的东西弄透了，再重新写过。”秦昀丢下一句话，开会去了。

秦昀一离开，童蒔委屈的眼泪便再也控制不住了。这还是她第一次因为工作而哭，以前再苦再累压力再大，童蒔从来没有退缩、没有怯懦，但这次秦昀一个个连珠炮似的问句，让童蒔感觉自己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刚入行的白痴，这几年的摸爬滚打全都白费了力气。而且这是自己的第一次，凡事不总是有个开始吗，谁能保证第一次就能面面俱到，什么错都不犯呢？更何况自己根本接触不到采访对象，走的全是边缘路线，能做到这份儿上已经很不容易了，至于这么吹毛求疵吗！

哭过之后，工作仍然要继续。童蒔想尽一切办法搞到了她所需要的数据，抛开原来的第一稿，重新再写，一遍一遍，直到她把每一个可能引秦昀发问的地方全都掰开了揉碎了，统统用清晰明白的肯定句作为答案了，秦昀才毫无表情地说了句“发稿”。

这篇稿件来来回回总共修改了五次，这是童蒔入行以来返工次数最多的稿件，也是感觉难度最大的一次，其中涉及曾经令童蒔头很大的财经方面的专业知识，连以前采访国内企业管理的教父级人物都没这么让她心力交瘁。发稿之后的当天晚上，童蒔躺在床上，觉得这些日子心上压的那块大石头被卸了下来，终于不负秦昀所望，尽管磕磕绊绊修修改改，但这篇报道最终按期完成发稿出版面世了，而且这更是自己的一大突破和转折，原本认为自己根本与财经领域绝缘的，现在也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看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么多年来，总是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时时反省的童蒔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睡觉前把当天经历的事情从头至尾过一遍，作个总结，看看自己一天下来有什么收获或进步，或者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犯了什么错误，然后再思考有哪些错误可以避免，有哪些地方可以继续改进，比如说某个采访问题可以问得更更有技巧一些，对被采访者说的某句话还可以再深入追问一下等。如果有收获

或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她就会睡得很踏实；如果这一天下来什么都没有，那她就会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很不应该，很自责。

童苒之所以让自己形成这样的习惯，那是因为她相信曾经看过的一段话：播种一种行为，形成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形成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形成一种命运。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而性格不是不可以改变，虽然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难移的本性也是可以不断进行修复和完善的，只要能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障碍或缺陷，通过良好的行为习惯就能够对其加以改善，不是有人说过一种行为连续重复二十一次就能形成一种习惯吗？因此，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从培养良好的习惯做起。

童苒觉得自己今天收获很大，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收获都很大。秦昀虽然很苛刻、严肃，但她确实很有才，看问题一针见血，改文章妙笔生花，说话简洁精准，抓选题直冲要害，而且她从不找任何理由作为自己犯错或失策的借口，再加上她的挑剔和高压管理风格，这让自己短时间内在业务上精进了不少，对此，童苒一一作了总结，还爬起来把总结的几条写在笔记本上，并将之奉为自己的金科玉律：

1. 永远不要对上级说“不知道”“我不会”“不清楚”“不可能”。
2. 没有绝对的不可能。因此，做了才知道，不做永远都不会知道。
3. 凡事要提前作准备，而且是充足准备，做到自己脑子里没有问号，不要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
4. 永不言弃。
5. 遇到问题不能一味地找借口，首先要从主观角度出发找自身原因，否则你永远也不会进步。

记载这些金科玉律的本子就在童苒的手边，童苒随手拿起来，看着里面自己这四年来一路走过的点点滴滴，眼泪漫上心头。

童苒正在辞职和不舍情绪中百般纠结的时候，电话响了，一看号码，原来是陈希然。陈希然，这个比自己高两个年级现已在一家出版社任副主任的师兄，是自己进入大学校园第一天起就认识的师兄，也是童苒一想起来就感觉暖暖的但又深感愧疚的男朋友。因为随着童苒的任务越来越重，工作越来越忙，出差也越来越多，她和陈希然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有时候甚至一个星期也见不到一面，就算每天通个电话，也说不上几句话。陈希然觉得童苒的女人味越来越淡，说话声音越来越大，一天到晚风风火火、忙忙叨叨的，以前在学校里的温柔和矜持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且她毕业已经四年，结婚的问题也该提上日程了，可是每次她都顾左右而言他。童苒并没有意识到陈希然已经心存不满，她总是认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况且她对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有信心，结婚也不急在一时，等工作上取得一些成就后再说不迟。



陈希然一直想找机会和童莳好好聊聊，但好不容易见上一面，童莳不是眉飞色舞地谈论她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被各种电话打断，搞得每次陈希然都是刚把话题起了个头就没机会说下文，最后兴趣索然，也不想再说了。可是，这次有些话不得不说了。

“喂，希然！我也正想打电话给你呢！”童莳接起电话就说。

“哦？找我有事吗？童童，我们见个面吧，我也有事对你说。”听得出来陈希然那头的情绪明显不是很高。

“现在吗？好啊。”正在笑面虎点燃的几把火中煎熬的童莳没有听出陈希然语气中的异样，好久未见陈希然了，也想向他吐吐这些日子来的苦水，老憋在心里会得抑郁症的。

“那晚上七点，老地方见。”

“没问题。”

路上实在太堵，北京的堵车问题的确令人头疼，特别是周末的下班高峰期。童莳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十来分钟，陈希然已经在靠窗的老位子上等着了。这家老上海菜馆是他们两个都中意的地方，两人要是约着一起吃饭，就一定在这里，而且每次来都会坐在靠窗的位子，因为童莳有个爱好，她特别喜欢看街边匆匆而过的人和来来往往的车，有时候她可以盯着窗外老半天，一动不动，一言不发。陈希然虽然不知道她的小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但也陪着她看，陪着她发呆，陪着她不说话。

童莳坐下来后才发现，十多天不见，陈希然憔悴苍白了很多，俊秀的脸上有种让人不安的疲惫，脸颊也消瘦了下去，连一贯炯炯发光的眼神都暗淡了许多，不禁伸出手去摸了摸他的额头：“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憔悴，是不是生病了？”

陈希然摇了摇头，把童莳的手从他的额头上拿了下来，用双手紧握着，眼睛直盯着她：“没有生病，我好好的，没事。对了，我已经点完菜了，都是你平时常点的那些菜，反正我知道你是不会换花样的。”

“哦，没生病就好，吓死我了。呵呵，还是你了解我，那我就不用操心了，就等着吃啦，你别说，还真饿了。”童莳边说话，边想把手抽回来，隔着整张桌子被陈希然握着，让她觉得很不自在，不时地拿眼睛瞄瞄周围的人。

“别动，就这么握着挺好。”陈希然眼都不眨地盯着她，她依然还是一头飘逸的长发，依然还是一副修长的身材，依然还是一脸安静的文气，依然还是那么纯洁得叫人牵肠挂肚。可是，该怎么跟她说呢，该如何开这个口呢？如果我现在不说，要是以后她知道了，那岂不是更糟糕？还不如现在说了，说不定还能求得她的原谅。陈希然在心里作着激烈的斗争。

“童童，你不是说有事要跟我说吗？”陈希然觉得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